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著

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

622.3081

從前陳龍川做了一本「酌古論」，批評古人成敗，於三國人物論列尤多。大概他那時年紀很輕，屬於年輕的好事一類。但他的議論，嚇倒了當時正統派的道學家和歷史家，認為是狂士之流。直至廢清的張之洞，也還擺出他寫「勸學篇」那種道貌岸然的樣子，對酌古論題了一首詩，說：「兵食無籌治本疏，秀才酌古論孫吳，朱辛都道龍川好，北固樓頭一酒徒。」我這本三國人物新論，自然也不免屬於年青好事之例，但却并不敢媲美前賢。寫的動機，也沒有存什麼深意。祇是偶然重讀了陳壽的三國誌，對三國人物也偶然的偏嗜，信筆雌黃便湊成這一本小書。

歷史，不是我研究的本行。我對歷史的看法，以為歷史和寫成的歷史當有不同。我們摩挲歷史，批評古人，就頗不易，但唯其如是，我們也值得從寫下來的歷史中，摸索絲跡，給予新的論斷。雖然這種論斷，見仁見智，各有不同，但歷來史論一類的書，與其謂為根據客觀事實的成分多，無甯謂為主觀論斷的成分多，這本小書，我承認祇是我個人對於三國人物的主觀論斷，即使說是對古人的重新評價，也完全是一己的私見，我並不反對讀者或會指摘我，對古人的曲解與偏見，雖則我也曾從歷史仔細研究過那時代

的社會和環境來論衡這些人物，畢竟也不過是個人的臆見而已。

三國時代，分七爭雄，在歷史中，是一個很有趣味的階段。諸葛武侯撐持蜀漢局面，處境最難，但終諸葛之世，魏兵不能南下，隆中對關於軍事、政治、外交的策劃，是最精當的決策，蜀漢的歷史，可說是諸葛血汗一手所寫成的，微諸葛不能成天下三分之局，歷史也許改觀。魏曹也一代雄才，不愧爲一卓絕之政治家與軍事家，未可以世俗所傳之見薄之，吳孫據有東江，英明的孫策，創基於前，恢恢大度的孫權繼承於後，物饒民富，內政修明，可惜是內有山越心腹之患，外無政治號召之資，因此祇能守而不能攻，但以人物而論，爲相十九年的一代良輔顧雍，精明強幹的政治外交家魯肅，都是極可敬愛的人物。總之三國人才輩出，各有千秋，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，試重新給各一番評價，雖屬多事，想來也有同好吧。

三國歷史見傳於後世，祇有陳壽的三國誌和常璩的華陽國志。其他漢晉春秋魏略，襄陽記之類的書僅見引載，全書不可復睹，陳壽的三國誌自是一部好史書，但他在晉朝做史官，所紀想必有許多迴避之處，論贊人物，也未見全出公允。譬如贊譙周「爲世傾

儒，有董揚之規，「對他降魏的無恥，不敢貶一詞，論諸葛」將略非所長，「頗有暗映司馬懿軍事長才之嫌。有人說他撰述三國誌時，有一二當時顯赫人物遺而不敘，原因是那些人的後嗣沒有孝敬他，所以不肯下筆，這雖未必有其事，那一二顯赫人物現在也無從知道是誰，但將軍向寵，爲蜀漢重臣，暢曉軍事，劉先主稱之曰能，見諸諸葛出師表，陳壽無專傳紀載，僅在向朗之後略提幾句，不知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人？其他敘事在魏蜀吳各書中比對起來，亦間有出入的地方，古來歷史傳紀，此等處都在所不免。由於三國誌鋪張渲染而成的三國演義，則是小說家言，可以說是一本通俗的歷史小說。作者在演義裏，處理那繁多的人物和情節，井然有條，手法自是超卓。但三分歷史，七分渲染，究與信史有別，其人或出杜撰，如貂蟬。其事或出臆造，如孔明借東風。但演義一書深入民間，影響之大，非陳壽三國誌所能及。大抵趙宋以來，說書之風甚盛，草市茶社，說書者以歷史故事爲題材，當時屬於三國故事的話本必很多，三國演義或亦源有所自。但現在三國故事，僅此演義一書傳誦於世，三國人物的婦孺皆知，膾炙人口，大半由於演義一書的影響。至於我這本小書，舉凡人物論列所據，并不涉及演義，可說與演義

無關，應該在此聲明。

近來陪都談論三國人物，忽成風尚，大概四川爲蜀漢之地，入川人士，景仰諸葛武侯等人物的遺音宛在，倍覺親切。這本小書於去年春夏間卽陸續寫成，偶在各刊物發表一二篇，據說讀者也還歡迎，朋儕或更以三國專家相諛，專家自另有其人，區區實不敢當。至於有勇無付之梨棗，也并非應時，實出於吾友韓侍桁先生一再索稿催促之故。

吾友歷史家羅香林先生，和陸丹林陳邇冬兩先生慇懃寫成甚力，均致感謝。

卅四年六月廿五日·陪都

目錄

一	諸葛孔明新論·····	一
二	論劉備與曹操·····	一五
三	論孫吳·····	二八
四	論魯肅·····	三九
五	論司馬懿·····	四六
六	論關羽·····	五六
七	論名士孔融·····	六五
八	論顧雍·····	七五
九	論曹丕與曹植·····	八六
十	論魏延·····	九六
十一	論漢奸譙周·····	一〇六
十二	論三國中兩個女性·····	一一五

附 錄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三 | 論諸葛的外交與軍事…………… | 一二一 |
| 十四 | 論諸葛的政治措施…………… | 一四一 |
| 十五 | 論「論諸葛亮」…………… | 一五七 |

一 諸葛孔明新論

諸葛亮初出草廬輔助昭烈的時候，才是二十七歲的青年，昭烈那時已經是四十九歲，以年近半百的耆英雄居然肯教於這樣年輕的小夥子，究竟也算謙虛；但從另一方面看，昭烈那時正是走頭無路，落魄投荒，訪顧孔明，也并非是怎樣了不得的一件事。「三顧」的故事大約古人也有置疑的；如魏略和九州春秋曾說：「劉備屯於樊城，亮乃北行見備，備與亮非舊，又以其年少，以諸生意待之。」然而這記載并不確實，三顧草廬不但見於蜀書諸葛傳，最可靠的材料還有他自己的出師表，裏面曾說：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。」這可證明亮非先去求差。當時這位年青小夥子大概臉上并無一點稚氣，一望便覺年少老成，又兼是山東人的高個身材，湖北人化的一張會說話的嘴，所以一陳利害，略吐機謀，昭烈就「如魚得水」。

但情形自然不會如此簡單，我們現在祇說諸葛亮臥隆中，這「臥」字并非真實。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就學起隱士臥吟，大概必無其事，若有青年也學起諸葛亮的臥吟以待明主光臨那才是活該。諸葛亮之所以名爲臥龍，正是策士的一種技倆。他宣傳「臥」來顯示自己的身價，他必非整天悠閒自在臥吟，相反，他一定好學深思。（雖然看書祇看大略）他隆中自然有不少書案和地圖，他天天在寫計劃，草方案。此外，他會有情報網，座談會，說隆中是他的隱所，無甯說是他們的會所，所謂他們，就是諸葛亮、徐庶、司馬德操、崔州平、石韜這一羣。他們都是同夥，諸葛亮却是這個小團體的老大哥，他對昭烈指陳天下大勢利害，侃侃而談，當時的山川人物無不羅列在胸，非關心時務常有情報消息者不能有此，當昭烈屯兵新野時，徐庶是顯然有意向昭烈游揚諸葛亮的，他說：「諸葛孔明者臥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」先主曰：「君與俱來」，庶曰：「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也。將軍宜枉駕顧之。」又據襄陽記云：「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，德操曰：『儒生俗士，豈識時務，識時務者在乎俊傑。此間自有伏龍鳳雛。問爲誰？』曰：諸葛孔明龐士元也。」徐庶和司馬德操這種引薦方法大概就頗有計劃。非如是聳聽，昭烈不會屈

尊，既屈尊而仍一再擋駕至三次才出見面，無非是一種術，這就是以退爲進，以避爲就的方法，大凡一個人才必欲出而致用，使人「知」而用之，不如使人「敬」而用之，「敬」而用之更不如使人「求」而用之。能使人求而後才爲所用，就有地位，有身份，大有別於場中聽用。諸葛亮是一大策士，他使昭烈三顧而後出見，就是使人「求」而後爲用，他的出處比蘇秦、張良還要有聲有色。這是諸葛亮出馬施展手段的第一次的成功。

我們說諸葛亮是一大策士，這「策士」兩字的含義還須相當說明。大凡策士並不單含有政治家的意味，也不能籠統說是相當於所謂「智囊」，用現代的稱謂來說，最好解釋爲「幕僚長」和「參謀長」的合一，幕僚長是屬於政治方面的，參謀長是屬於軍事方面的。幕僚長而兼參謀長就是策士。因爲策士不僅要策劃政治，而且要策劃軍事，古來的策士，類皆「文武兼資」。我們以此來看諸葛亮，他真是策士的代表典型。

二

魏蜀吳鼎足三分之局，諸葛亮對於蜀漢的建立確有正確的妙策。我們把它歸納起來可計爲三策。據蜀和吳是第一策。安內攘外是第二策，平蠻伐魏是第三策，這三策都

是正確的，也就可能是他們的抗戰建國綱領。第一策的據蜀和吳，是建立根據地和尋求與國。巴蜀土地肥腴，鹽棉充足，足以自給自足，並且「益州險塞可戰可守」。這一重要資源區域和軍事勝地的估據，在當時不能不說是諸葛亮高瞻遠矚的卓識。至於孫吳力量當時實較昭烈為強，一面借為外援，一面免樹多敵，聯吳的外交政策也絕對是正確的；這一策是實現而且成功了。第二策的安內攘外，是充實國力先謀內政修明，富國強兵，然後才發動對敵攻勢。當時估據益州以後，史稱其「下至橋梁、道路，井灶圃澗，無不修繕。」並且厲行法治精神，嚴峻以治。「撫百姓，示儀範，約官職，從權制」。這一套都是「安內」的政治上的刷新與建設。孔明之所以不能不而亟要「安內」者，也是因為「劉璋闇弱」，蜀中政治已弄得一團糟，更恐有潛勢力滋伏其中，將來易萌變亂，所以要先來立威立信，使人心安定，基礎鞏固，才能向外發展，這種政策是天經地義的；這一策也實現而且成功了。第三策的平蠻伐魏，可謂屬於軍事攻勢的戰略，為了北伐必須先鞏固四川外圍，南征平蠻，道理就在鞏固外圍，滅出後患。於事實有必要，於戰略為必然，可惜這一策（最關重要的最後一張牌）上半截平蠻成功了，下半截伐魏却遭了大大

的失敗。但這一策失敗與孔明這一策的本身無關，孔明這一策仍然是絕對正確的。失敗的原因在於軍事的行動方面和其他另一些原因。先從軍事行動方面而言，作為策士的孔明無罪，作為軍事統帥的孔明却有大大的過失。過失在什麼地方？在於軍事運輸上佈置未周，給養線的聯絡不佳，致全盤的軍事計劃往往毀於一旦。我們試一檢討，從建興五年以來，孔明曾幾次大舉伐魏，六出祁山，但往往是「糧盡引還」。六年圍陳倉，九年圍祁山，都因此失敗。勞師遠征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都仍然不能解決軍糧軍實的運輸供應問題，元氣士心未免大有影響。（郭冲四事曰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）雖然孔明竭智想出木牛流馬這些方法來運糧，但小巧的玩意顯然不能收大效。直至最後一次出兵斜谷，據五丈原仍然「患糧不繼」，（見傳）要分兵屯田，兵士自耕而食，情形就很窘。魏書說「亮糧盡勢窮，憂患嘔血，一夕燒營遁走，入谷道發病卒」，孔明雖未必就窘到如此地步，但當時憂心之事在於糧餉不繼却一定是實情，由此而憂瘁致疾，也是情理之事。我們祇要看孔明那時屢向魏兵挑戰，魏兵不出，因而用到將女人的衣服送給司馬懿這種焦急的「激將」方法情形，也就可以證明蜀軍其時大概已糧草不多。唯其弱點在此，所以

司馬懿應付的方法，就用堅壁清野按兵不動的戰術，以我大胆的估量，即使諸葛亮不卒於軍，那一次也仍然不能得到最後勝利，却又是「糧盡引還」，當時由蜀出兵至陝甘地帶，千里迢迢，其時既無飛機與汽車，軍運自然也不是一個很容易解決的問題。可是諸葛亮的軍事才智，用將用兵，佈陣設謀，倒還來得，祇是軍運供應的計策就有點不甚到家，雖然我們今日看他遺著的十六策「軍事第九」一篇，也有「貧於遠輸，餓於遠輸」的話，但他却不能實際解決軍事運輸問題。從前一句古話說「三軍未動糧秣先行」。無論古今的行軍，糧餉的有關大局的勝負是一例的。諸葛亮第三策伐魏的不能實現，軍事上失敗以致「未捷身死」，原因就在於此，從前人也有批評諸葛亮「將師非長」的。陳壽就說：「亮理民之幹，優於將略，而所與對敵，或個人傑，加衆寡不侔，攻守異體，此雖連年動衆，未能有克。」吳大鴻臚張繼作默記有載：「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，然處孤絕之地，戰士不滿五萬，自可閉關守險，君臣無事；空勞師旅，無歲不征，未能進咫尺之地……」陳壽所評，認為亮政治成就大於軍事。張儼所載，簡直批評亮在戰略祇能取守不能取攻。但都沒有指出亮伐魏的軍事失敗原因在那裏。如果我們籠統來論列諸葛亮

「將略」的優或不優是不中肯的。就使把絕頂於軍事人才，他也不能樣樣都十全十美，更不能「不許有某一點失敗」。從某某一點失敗遂判斷其整個「將略」的優或不優，這真是「以成敗論英雄」。說諸葛亮將略不優嗎？他的治軍布陣，都有成就，司馬懿在他死後退軍，看他駐兵的營壘處所還贊嘆是「奇才」；蜀兵人數本來也不多，但南征北伐，到處用兵，以少敵多，成為勁旅，非優於治軍者不辦！（蜀兵少，連年征，傷亡之數必衆，與張郃戰街亭一役，亮拔西縣千餘家還蜀，這是補充兵源的一種做法）。我們不能籠統下一斷語說他是一個政治家而軍事非所長，我們祇能指出他軍事上失敗之點在那裏。

代魏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外交上聯吳還沒有做好。但這個缺憾，孔明可以不負責，還是昭烈的意氣用事所致。當關羽攻曹仁于禁，威震華夏，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鋒的時候，關羽躊躇滿志，意態甚驕，孫權更遣使爲其子向關羽的女公子求婚，關羽不該萬不該竟辱罵其使不許，親家做不成反做了冤家，給魏人一個絕好離間的機會。史稱：「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，孫權必不願也；可遣人勸權躡其後，許割江南以封權」。

於是孫權既妬羽的驕矜，又感於魏的利誘，便勾結他的關下躡據江陵，因此關羽送了一條命，送了命不要緊，蜀吳的邦交從此就有了裂痕。這在關羽，一個簡單頭腦的軍人，自然是一種過失。但一誤再誤，昭烈竟因此而撕破聯吳的政策，出兵攻吳，遭致大敗。梁啓超曾以意大利的加布兒與臥葛亮相比，認爲蜀的不能統一天下，咎不在亮，而在劉備之才不及意王維克杜爾。備不用諸葛謀，失敗在攻吳。（意大利當時興起於撒的尼亞，聯法抗奧，卒能完成統一之局。）實在鼎足三分之局，全繫於聯吳的外交政策，這是諸葛所堅持主張的，而劉備卒不能忍耐。當他攻吳失敗時，諸葛亮曾慨嘆地說：「法孝直若在，則能制主上，會不東行。」梁啓超先生的批評甚有道理。以當時的形勢而論，蜀雖基礎日固，但魏還是一大勁敵，吳對蜀也不能沒有顧忌，蜀要達到統一的局面，北進攻魏，聯吳更須加緊，最上的戰略是聯吳合攻。這更要運用外交手段，向東吳陳以利害，締結攻守同盟，在軍事上進一步合作。但事實不然，既失好於先，又疏防於後。關羽受害，江陵被據，六出祁山，迄無寸進，遂使艱辛造成的優勢局面，一蹶不振。這是大可惋惜的事實。

三

孔明的政治軍事才識，自然都可謂第一流。政治的處理千頭萬緒，而且在「天下未亂蜀先亂」的四川，更不容易，大概他爲政主嚴明，所以吏治澄清，民生安適，這也就是陳壽偏重他的政治才能，批評他「理民之幹，優於將略」的所在，但孔明的唯一長處：我以為是在人事的應付上。他應付人事的才能確爲古來第一人。終孔明之世，內部人事布置不獨井井有條，并且融洽相安，絕少派別之事，這種消弭傾軋，使各人精誠相與的風尚，無疑是孔明應付人事手腕高明所致，孔明初出茅廬，年紀既輕，資格又淺，昭烈三顧的時候，和昭烈患難相交追隨多年的關羽張飛，本甚不滿，但孔明出掌軍政，大權在握，羽飛等并無開言，且樂於受調度，此中已頗見工夫。我們且舉一事爲例：馬超來降，羽馳書給孔明問超「人才可誰比」？因爲馬超歸降時地位頗高，關羽是「剛而自矜」的人物，顯然有些妒嫉之意，但孔明的覆信是：「孟起兼資文武，雄烈過人，一世之傑，曄彰之徒，當與益德并馳爭先，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」，這種高帽政策，便使驕矜的關羽「省書大悅，以示賓客」。又昭烈據蜀後，孔明對於人事的佈置甚有用心。法

正這一個人用他爲蜀郡太守。史稱其爲太守時，「一餐之德，睚眦之怨，無不報復」。雖然有人說他閑話，但孔明正要如此用他。因治蜀須用嚴，而法正也是劉璋的下屬。可使其收拾人心，董和，劉巴等都羅致高位，也是用以融洽蜀人的。孔明對於每個人的才能和品性都了解得深切，在他出師表中，曾歷陳人事的如何，使後主知所接近，宮中的事叫他去問忠誠老成的費禕，董允；營中的事，叫他去問曉暢軍事的向寵。他如侍中，尚書長史，參軍等諸角色，都安排得恰如其份。又如說吳攻曹一看。孔明對孫權用的是「激將法」。他了解孫權這位英雄「好勝自負」的個性，便把握着他的弱點來激勵他：「若不能當，何不按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」？這幾句話便使孫權忍受不了。於是便不能不出兵相助，而孔明的吳吳攻曹的政策便大奏厥功。還有劉備東吳聯婚一事，顯然是「一種政治作用，但聯婚所以能夠成功，也在人事的應付得宜，我們雖不能以「三國演義」裏所描寫送禮買好喬國老這種小說家言爲信，但對於魯肅的勾結，使其從旁贊助是顯然的。凡此，孔明善於人事應付的例，倘再細心爬梳一下，定可再舉不少。且不具列。

其次，孔明的政治才能，是表現着法家和儒家的優長。他以「管樂」自許，又曾爲